

# 从口译能力到译员能力:专业口译教学理念的拓展<sup>\*</sup>

王斌华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中国香港)

**摘要:**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理论推演法,分析了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的构成,构建了译员能力的发展模式。本文提出,译员能力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口译教学前的“双语能力”提升和“言外知识”储备阶段,二是口译教学中的“口译技巧”学习和掌握阶段,三是口译教学后的“职业技能”习得阶段,并以此为理据,设计了专业口译教学三个环节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方案,旨在厘清口译能力的关键概念,为国内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口译教学阶段划分和大纲设计提供理据。

**关键词:** 专业口译教学; 译员能力; 构成和发展; 课程方案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2)06-0075-04

## 1. 背景

### 1.1 口译教学理念的演进历程回顾

自20世纪40年代初正式的口译教学机构在日内瓦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成立以来,口译教学已走过了七十年的历史,口译教学从最初的培训课程发展成为今天的专业课程。

在西方,早期的口译教学理念以译员的直觉和经验为基础,采用学徒式(apprenticeship)的培训方式。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专业口译教学机构如“巴黎高翻”(ESIT)等的成立,以“释意理论”为基础,口译教学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教学理念。这一教学理念亦成为“国际口译员协会”(AIIC)提出的口译教学“院校政策(school policy)”的主要原则,成为西方主流的口译教学理念。进入20世纪80和90年代后,在西方口译研究追求科学范式的背景下,口译教学研究也开始探索“科学”理念,形成了以口译认知处理过程和口译技能分解为基础的教学理念。

在中国,口译教学理念在近年经历了从“专题型教学”到“技能型教学”的转变,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厦大模式”和“广外模式”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专题型教学”关注的重点是口译的专题内容及其口译表达,“技能型教学”关注的重点是口译的技巧,如听辨理解和口译笔记等。

### 1.2 口译教学及口译市场的发展变化

近年来,随着“翻译本科”(BTI)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等系统翻译学科建制的成立,专业口译教学在中国有了迅猛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一门专业,口译教学必须在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设计,这种系统设计应建立在科学的口译教学理念基础上。

从近年口译市场的情况来看,有两种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口译的职业化;二是全球化和高科技带来的口译工作环境的变化。前者对译员职业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后者对译员职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综合考虑专业口译教学的内涵提升和外部市场两方面的需求,专业口译教学的目标应定位为译员能力的培养。专业口译教学以培养职业译员为目标,这就意味着,口译教学理念从口译技能向译员能力的拓展,口译教学模式由“口译技能教学模式”向“译员能力教学模式”转变。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理念,以此为基础,提出面向译员能力发展的口译课程教学方案。

## 2. 口译能力的构成和发展

### 2.1 口译能力的构成

相关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正式提出“口译能力(interpreting competence)”这一术语并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只有一篇(Kalina 2001)。即使是这一篇文章,也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主体内容是探讨口译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文章只用了一节的内容来探讨口译能力这一概念。而且,作者主要是从语言加工的角度探讨口译能力,这显然是一种比较狭窄的视角,因为口译能力包含的不仅仅是语言能力。

虽然口译界目前尚未就“口译能力”这一概念进行专门探讨,但从相关研究(如蔡小红 2001; 仲伟合 2001; 刘和平, 2005等)的观点来看,研究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口译技能”(实指“口译能力”)的构成主要包含三个模块,即: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口译技巧。这种划分方式与翻译研究中关于翻译能力构成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如Cao(1996: 328)就明确地把翻译能力划分为语言能力、知识结构和策略能力三个模块。

我们可以把“口译能力”界定为:完成口译行为所需的内在知识和技能体系(王斌华 2007)。综合前人的相关研究,可以把口译能力的构成具体化为以下几大模块。

如图1所示,口译能力包括“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和“口译技巧”三大模块。“双语能力”指译员两种工作语言的水平和能力,相较于笔译,口译员的源语听辨理解能力和目标语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其双语能力的主要标志。“言外知

<sup>\*</sup>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口译能力发展过程建模”(项目编号:10YJC740092)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译员能力发展及其评估的研究”(项目编号:wym09091)的资助。

作者简介:王斌华,助理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口译研究,翻译研究

识”包括百科知识和专业主题知识,“口译技巧”包括听辨理解、逻辑分析和整合、口译记忆、口译笔记、口译转换、口译表达等方面的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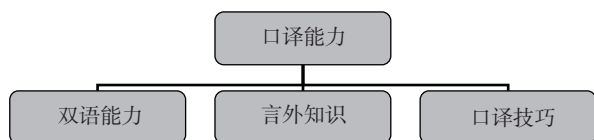


图1 口译能力的构成

## 2.2 口译能力的发展过程

口译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口译能力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技能。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如 Ericsson & Charness, 1997)显示,专业技能的学习和进步过程(progression)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认知阶段(the cognitive stage)”,第二阶段为“联系阶段(the associative stage)”,第三阶段为“自动化阶段(the autonomous stage)”。口译技能的学习和进步亦是如此:在“认知阶段”,口译学习者学习口译的相关知识,如源语的听辨理解和分析的程序和方法、记忆的程序和方法、笔记的程序和方法、多任务操作的程序和方法等;在“联系阶段”,学习者主要通过有意识的练习,在不断试验、犯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所学的方法进行掌握,同时在各种方法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自动化阶段”,学习者对各种程序和方法的执行达到熟练、快速乃至自动化的程度,并且对其认知资源的占用也会越来越少,在这一阶段,学习者便成为专家译员(expert interpreter)。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用下图来描述口译能力的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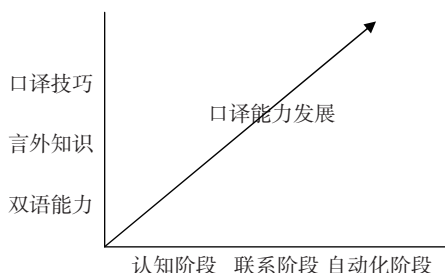


图2 口译能力的发展过程

## 2.3 口译能力的核心“口译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expertise)指的是使专家能够在某一专业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任务中有持续优秀表现的一整套认知资源和能力;所谓“专家”,指能够在某一专业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任务中有持续优秀表现的个体(Ericsson & Charness, 1997: 6)。根据已有文献,专家译员和新手的口译专业技能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别,包括:其掌握知识和知识的组织方式、口译技巧和策略、信息处理方式、乃至认知神经基础等。

Moser-Mercer(1997: 257-259)和Ericsson(2001)等研究者使用“新手/专家比较范式(novice-expert paradigm)”,发现专家译员和新手不仅在其掌握知识和知识的组织方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别,而且在口译技巧和策略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在知识和知识的组织方式方面,专家译员的“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范围比较宽广,而且提取的速度较快;专家译员的“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有更好的组织、有更多的联系(尤其是与具体口译主题的联系);专家译员的“语义知识(semantic knowledge)”与语境联系紧密,而新

手的语义知识往往与具体语境没有联系。

在口译技巧和策略方面,专家译员不仅表现出更好的双语理解和表达的技巧以及记忆的技巧,而且在以下策略的运用方面表现突出:专家译员的“理解策略(comprehension strategies)”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于以已知推断未知,而且在未知信息属于冗余或可忽略情况时则会选择跳过未知信息,但新手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未知信息上并因此而“卡壳”;专家译员的“工作负荷处理策略(workload management strategy)”也运用得更好,他们善于在进行口译多任务操作(multi-tasking,如一边听辨理解一边作口译笔记)时在各个任务之间有主次地分配好认知资源,而新手则往往顾此失彼;专家译员的“监控策略”也运用得更好,他们善于在口译过程中监控自己的口译表达,对于出现失误或错误的地方进行可能的修正和更正。另外,专家译员的表现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技巧和策略运用更为自动化。

其它研究虽然并非专门关注口译专业技能,但也从不同角度显示了专家译员和新手存在的差别(刘敏华, 2002):

### (1) 讯息处理量的差别:

讯息处理速度:专家在同传中的听说时间差比较短;讯息处理量:专家的65% - 80%相对于新手的45% - 58%;译文长短:专家的译文比较短;错误数量:专家的错误较少。

### (2) 讯息处理质的差别:

分辨讯息重要性的能力:专家更善于分辨主要讯息和次要讯息;讯息处理单位:专家讯息处理单位比较大;口译表达风格:专家比较不贴近原文;语言流利度:专家的流利度高。

### (3) 认知神经基础的差别:

专家译员存在由左脑转向右脑的“脑侧化(lateralization)”现象。

“口译专业技能”是口译能力的核心和标志(Sunnari & Hild 2010)。口译学习者在完成其正规学习过程(如从口译专业毕业)以后,可能表现出不同水平的口译能力,但并非所有的口译学习者都具备口译专业技能(Moser-Mercer 2008)。

## 3. 译员能力的提出

### 3.1 “译员能力”的概念

在翻译教学研究中,有研究者(如Kiraly 2000)在翻译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译者能力”这一概念,并指出,“译者能力”以“翻译能力”为核心,但大于“翻译能力”,其大于的部分主要是强调了译者的职业能力。笔者认同这一区分,并认为,“译者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明确翻译专业教学的目标。

口译专业是为培养职业译员而设置的,译员能力是口译专业教学的目标,因此,有必要提出“译员能力”这一概念,对其进行清晰界定,并对其构成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才能确定口译专业教学各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并对进行相应的评估和测试。

我们可以把“译员能力”界定为:从事口译职业需具备的内在知识和技能体系以及职业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王斌华 2007)。

既然对“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作了以上的区分,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界定?如下图所示,两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口译能力”是“译员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译员能力”则不仅仅限于“口译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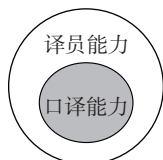


图3 译员能力与口译能力的关系

3.2 “译员能力”的构成和发展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及评估”(PACTE)专项研究小组成员 Albir(2007: 167)综合“能力”(competence)研究的相关文献,指出“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即:知识(know,即具体学科的知识组合)、技能(know-how,即解决该领域实际问题的技巧/技术)、素质(know how to be,即情感性和社会性的品质和技能)。以这种理念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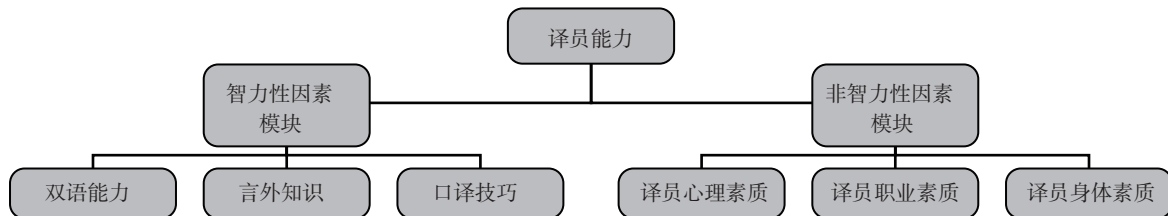


图4 译员能力的构成

与译员能力的构成相对应,译员能力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如下图所示):一是口译学习(或培训)之前的“双语能力”提升和“言外知识”储备阶段,其主要测量指标为“听辨理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二是口译学习(或培训)过程中的“口译技巧”学习和掌握阶段,其主要测量指标为口译技巧的运用能力,如口译记忆、口译笔记、口译转换、目标语的逻辑组织和表达、同声传译的同步听说等;三是口译学习(或培训)之后职业化过程中的“译员职业技能”习得阶段,具体内容如上节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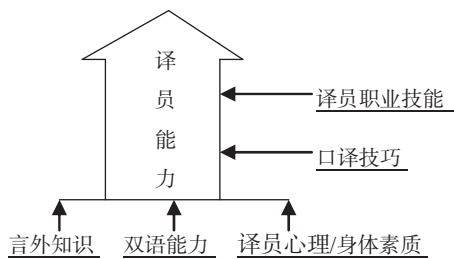


图5 译员能力的发展过程

4. 以发展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理念

纵观我国翻译教学的发展历史,其主导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为第一阶段,以翻译(包括口译)作为外语专业的一种技能性课程为标志;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第二阶段,以翻译(包括口译)作为外语专业的一种专业方向为标志;近年来的第三阶段以翻译(包括口译)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为标志。翻译专业以翻译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

综观国内相关院校的口译教学,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口译教学理念的演进,其教学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口译教学已

可以分析“译员能力”的构成,如下图所示(王斌华 2007):

如图4所示,译员能力是译员在口译学习和职业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一种能力,由六个模块构成。“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和“译员的心理/身体素质”是译员能力的基础。“口译技巧”是译员能力的核心。“译员职业素质”与译员职业相关的素质。

译员心理/身体素质包括:集中的注意力、良好的记忆力、快速的反应力等适合从事口译职业的心理素质以及能够从事口译活动这样较长时间高强度脑力活动的身体素质等。译员职业素质包括:译员在各种口译现场了解、适用或必要时创造新的口译规范的能力;译员的角色定位能力;译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译员与口译活动各方(尤其是口译客户)进行协调、谈判、合作的交际能力;译员操作口译技术设备的能力;译员熟练使用IT技术工具进行会议准备的能力等。译员是否具备口译工作所需的“职业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是判断其是否适合成为一名合格译员的重要方面。

从“口译专题教学模式”过渡到了“口译技能教学模式”(Wang & Mu 2009)。“口译专题教学模式”是国内口译教学的传统模式,其特点是围绕政治、外交、商务、文化等口译专题展开教学。“口译技能教学模式”目前占主流的教学模式,其特点是把听辨理解、短期记忆、口译笔记、口译表达等口译技能分解进行教学。

在审视当前的口译教学现状以及探索口译教学科学理念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明确的一点是,专业口译教学以培养职业译员为目标。那么,这就意味着,口译教学理念从口译技能向译员能力的拓展。口译教学模式也应由“口译技能教学模式”向“译员能力教学模式”转变。我们可以口译教学理念的发展沿革呈现为下图:

口译专题教学模式 ⇌ 口译技能教学模式 ⇌ 译员能力教学模式

图6 口译教学理念的发展沿革

把发展译员能力作为专业口译教学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口译教学现状的变革。我们可以把口译专业教学(或称“职业化的口译教学”)划分为三个环节:入学环节、教学环节、毕业环节。在入学环节,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意味着在入学考试中对口译学生的“双语能力”、“言外知识”、“身体/心理素质”等进行面向口译的“潜能测试”(aptitude test),以考查学生是否具备发展译员能力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基础,通俗地说,就是判断其是否适合学口译。在口译教学环节,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意味着口译教学内容的拓展。传统的口译教学把以口译技巧为核心的口译技能培养作为口译教学的内容;而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

口译教学则有必要把“译员职业技能”也作为口译教学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译员在各种口译现场了解、适用或必要时创造新的口译规范的能力、译员的角色定位能力、译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译员与口译活动各方(尤其是口译客户)进行协调、谈判、合作的交际能力、译员操作口译技术设备的能力、译员熟练使用 IT 技术工具进行会议准备的能力等。在毕业

环节,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意味着举行“专业考试”的必要性,以判断学生是否具备合格的译员能力、能否成为一名译员进入口译职场。

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教学意味着教学理念的改革,教学理念具体体现为课程设置。笔者初步提出以发展译员能力为目标的口译课程设置方案,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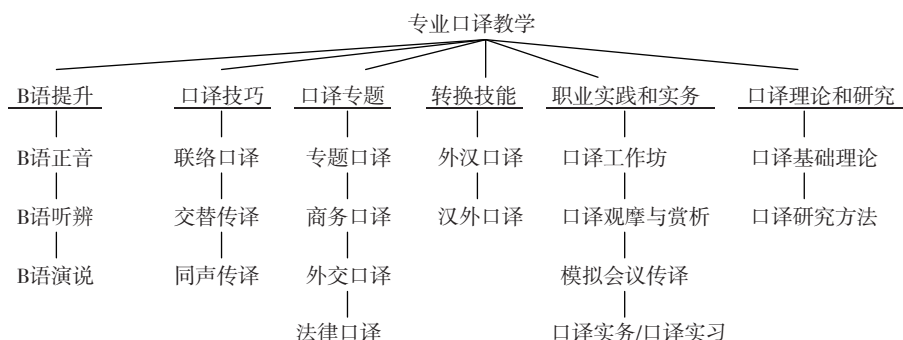


图7 专业口译教学的课程模式

如上图,以译员能力培养为目标的专业口译教学包括六个模块的课程,具体如下:

1) B 语提升课程,如 B 语正音、B 语听辨、B 语演说等。亦可开设为“基础口译”课程,以培养听辨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初步的口译思维习惯为课程目标。

2) 口译技巧课程,包括:联络口译,以培养联络口译以及“短交传”技能为重点;交替传译,以培养交替传译尤其是“长交传”技能为重点;同声传译,以培养同声传译技能为重点。

3) 知识专题课程,包括:国际政治、国际经贸、国际法律法规、国际组织等面向职业口译的专题知识课程;面向某一口译领域的专题口译课程,如商务口译、外交口译、旅游口译、法庭口译等。

4) 口译转换技能课程,包括:外汉口译、汉外口译等,重点关注具体语言对的口译转换技能。

5) 口译职业实践和实务课程,口译职业实践课程包括:口译观摩与欣赏、模拟国际会议、口译工作坊、口译实习等。口译职业实务课程包括:职业工作方法、译事专业介绍、口译职业问题、译员 IT 技术、译员职业道德等。

6) 口译理论和研究类课程。如口译基础理论、口译研究方法等。

参考文献:

[1] Albir, A. 2007.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design for training translators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1(2): 163 - 195.  
 [2] Cao, D. 1996. Towards a model of translation proficiency [J]. *Target* 8(2): 325 - 340.  
 [3] Ericsson, A. 2001. Expertise in interpreting: An expert-performance perspective [J]. *Interpreting* 5(2): 187 - 220.  
 [4] Ericsson, A. & N. Charness. 1997.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factors in expert performance [A]. In P. Feltovich et al. (eds.). *Expertise in Context: Human and Machine* [C]. Cambridge: MIT Press.  
 [5] Kalina, S. 2001. Interpreting competences as a basis and a goal for teaching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0): 3 - 32.  
 [6] Kiraly, D. 2000.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Empower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7] Moser-Mercer, B. 1997. The expert-novice paradigm in interpreting re-

search [A]. In E. Fleischmann et al. (eds.). *Translationsdidaktik. Grundfragen der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C]. Tübingen: Gunter Narr.

[8] Moser-Mercer, B. 2008. Skill acquisition in interpreting—A human performance perspective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1): 1 - 28.

[9] Sunnari, M. & A. Hild. 2010. A multi-factori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in SI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5): 33 - 49.

[10] Wang, B. & L. Mu. 2009.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Recent developments [J]. *Interpreting*, 11(2): 267 - 283.

[11] 蔡小红. 2001. 交替传译过程及能力发展——中国法语译员和学生的交替传译活动实证研究 [J]. *现代外语* 24(3): 276 - 284.

[12] 刘和平. 2005. *口译理论与教学*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3] 刘敏华. 2002. 专家口译员如何作同步口译——来自实证研究的线索 [R]. 第一届中英口笔译实务研讨会专题演说. 高雄: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14] 王斌华. 2007. “口译能力”评估和“译员能力”评估 [J]. *外语界*, (3): 44 - 50.

[15] 仲伟合. 2001. 口译训练: 模式、内容、方法 [J]. *中国翻译*, (2): 30 - 32.

Abstract: Using the approache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interpreting competence and interpreter competence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training oriented to interpreter competenc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er competence consists of three phases: first, improvement of bilingual competence and accumulation of 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 before interpreting training; second, learning and mastering of interpreting skills during interpreting training and third, acquisition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fter interpreting training. Accordingly, three stages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training are outlined with a design of their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curricula. This article aims to define the crucial concepts of interpreting competence and provide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stage outlining and syllabus designing of interpreting training for the programs of both Bachelor and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China.

Key Words: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training; interpreter competence;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esign